

## 返鄉與撿骨

「家鄉」在辭海的解釋裡，與「故鄉」同義。

但同樣是辭海，在「故鄉」的說明中，卻另生「昔日所住的家鄉」的說法；而某些現代台灣人則寬鬆地認為，「自己從小生長」或「先人埋骨」之所，便是「故鄉」。

關於「故鄉」的賦義，以上說詞當然都對。之所以三種說法一起並列，乃在於試圖對照出兩者在不同時空下的變動性，同時突顯出生命在此時空變動下的可塑性之用意。

返鄉，對國中畢業就離鄉學技的父親而言，返的是「家鄉」，但卻並非「故鄉」。

這種情形，顯然與上述三種說法有所矛盾，但卻跟歷史因素的事實現象頗為吻合；其因是在河北籍老兵的祖父認知裡，兩者並不同，而常於酒後宣稱「台灣雖好，俺一家子生為河北人，就算死在台灣，也都是河北鬼」的堅決認為，中國大陸河北省的河間縣，才是我們的真正「故鄉」有關。

經由祖母口中得知，父親雖在少小之齡就離鄉北上，逢年過節遇有休假，總還會盡量抽空返回濁水溪旁的雲林縣老家，省親探舊；這種「返鄉」之行，直到父親在大漢溪畔的台北縣新鄉成家立業，接來祖父、母同住為止，次數才逐漸減少。

父親接來祖父、母之舉，一則除了善盡孝道之外，另外是為了協助照顧婚後生下的大哥。這個忙，祖父、母當然樂意配合與付出，但心有餘力不足，兩老因過不慣台北型態的生活方式，只好抱著滿週歲的大哥，十分無奈地重返雲林老家定居；其後，大姊和我接連出生，也就如此援例相繼送往兩老身邊直到國小學齡，才又逐一接回台北入學讀書。

所以，在我的童年記憶中，父親也是常常「返鄉」的；但與年少時期不同的是，父親此階段的返鄉，除了撫慰祖父、母臨老獨居老家的一份掛念外，已無形中摻入了更多自己在人生過程中，面對年幼子女的親職責任。

「老爸，您們這樣不會太辛苦嗎？其實，我需要的只是大家住在一起，您們順便幫這些小孫兒看頭看尾而已啦！」

「什麼辛不辛苦？想當年，出生入死打老共，抱過多少砲彈、揸過多少傷病弟兄，俺這腰桿兒都從不喊累，何況他們是自家的心肉疙瘩兒、寶貝嬰苗子哪！」

這是每次返鄉，父親與祖父之間，幾乎都會提及的兩句對話。

每次，這樣內疚的表示一句與無怨的回應一句後，父子倆就會在稍後的午餐中，各自釋懷與滿足地，同飲幾杯祖父最喜歡的金門高粱。

「別忘啦，常常回來給爺爺和奶奶瞧瞧喔！」

「會啦，您們自己身體要保重，最要緊啦！」

這是孫子們陸續被接回台北後，父親返鄉次數明顯減少時期，兩人的答問變化。

由於兒女漸長，家計變得沉重，也由於歲數漸增，體力不復當年活躍，父親的返鄉熱勁每況愈下，遞減到一年只剩清明、中秋和過年三大節。

「小窩窩頭兒呀，我今年七十出頭了，大半輩子總是人鄉兩隔，望海與嘆。台北跟雲林並不遠，你自己有鄉不歸便罷，但這是孫兒們的故鄉呀！你好歹總得囑咐阿桃帶他們回來，瞅瞅還窩在老家的阿公和阿嬤呀！」

這是某年清明節，父親因廠裡趕工不克返鄉參與祭祖，祖父連打三通電話，頻頻喊著

父親的中國北方小名、母親的台灣土名，與南部鄉下對祖父、母叫法的責問。

這也是近年來，祖父曾經花費不貲，多次攜同祖母奔回河北老家探親返台後，首度對於第三代在「家鄉」與「故鄉」意識上的無形認定。

「老爸，大家加班的加班、讀書的讀書、補習的補習，實在抽不出空啦！明年，一定提前錯開，全家回鄉、全員到齊，一起跪在祖先和您跟前賠一萬個不是啦！」

祖父的責問聲，充滿最後一次探親回來後的空茫和年邁高血壓的浮躁，有一種亟欲在生命盡頭，最後奮力抓緊一絲什麼的殷望；父親的答覆口氣則極盡多重生活性的不得已，以及身為人子、人父的歉疚，似乎已冥冥預先感到祖父的來日無多。

父親這種祖父來日無多的預感，也許出於父子之間的心電感應；而事實上，祖母從祖父晚年奔波於返鄉，並將規建老家家祠當作最後心願的動作上，早已看出了跡象。

果然，當年清明節向父親發過那頓牢騷後，祖父旋即動身飛往河北，參與了由其出資剋期竣工的家祠安靈祭典，返台不久便腦溢血發作而逝了。

祖父死前，還略能言語，祖母詢其遺願，提到遺體或遺骨是否歸葬河北故鄉的問題。

祖父搖頭答以「此鄉已非彼鄉」、「兒孫立命之所，即是吾鄉」與「屍骨任憑處置」之意；祖父雖然口齒斷續模糊，語氣及神情卻極為堅定，這大大出乎祖母的意料之外。

於是，既然如此，祖母便決定，就將祖父就近安葬在我們雲林老家村外的公墓上。

祖母這種做法，除了考慮到雲林老家擁有兩老當初胼手胝足建立的家園之外，最重要的，當然是便於日後我們的返鄉祭拜。

此後幾年，父親接來祖母同住，雲林老家的返鄉情形，已愈為減少到僅跟在地親友故舊之間，偶而才有的零散婚喪喜慶，甚至只剩一年才只一次的清明掃墓了。

我不知道，吾人對於「家鄉」或「故鄉」的定義，可否隨著一己主觀感知而產生情感性的流變，抑或仍需拘泥於典籍的客觀界定？

然而，祖父最後似乎是傾向前者的。臨終前，祖父「此鄉已非彼鄉」的遺言，顯然與他「就算死在台灣，也都是河北鬼」的生前宣示，大相逕庭。

祖父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令我心生好奇，私自推想之下，應與多次回鄉探視有關。

以我所知，對祖父晚年的熱衷返鄉，祖母並不反對，但對於對岸親族在金錢及物質上的需索無度，則屢屢提醒祖父務必加以節制；祖父自己當然也有所感覺，終而難過地表示將以規建「家祠」做為總結，爾後便會下不為例。

讀國中時，我曾向父親求證這種推想，父親答以「花的都是他老人家自己的積蓄」，所以他「不便置評」；又以之探詢祖母，祖母首先嘆出一句「你們阿公兩手空空跑來台灣，也兩手空空死在台灣」的感慨，然後答非所問地回以「人家是探親求安慰，他是回鄉發所費（指發「紅包」）」、「花錢買不到真親情」的結論後，便沉默不再說話。

這樣的答案，也許極為貼近祖父的心境轉折，但卻十分容易觸痛目前台海兩岸緊繃的統獨神經，而自置於越挖越爛、越陷越深的省籍情結的泥淖中。

其實，統獨之爭與省籍情結皆然，都離不開「人性」。

而關於「人性」，有誰能比一介猶在青少年期就慘遭內戰洗禮，中壯年期尚需深受漫長異域思鄉之苦，臨老終償返鄉宿願的老兵，更加看得通透徹底的嗎？

祖父的臨死心靈，自當不能以泛政治化的世俗思維度之；他已超越了統獨和族群的情結，甚至超越了「人性」，朝向「神性」的境界昇華，而直抵上蒼遞衍生命的初德。

這是升入高中以來，我從他另一句「兒孫立命之所，即是吾鄉」的遺言，所獲得的「蓋棺論定」。無論祖父口中的「吾鄉」，指的是「家」、「家鄉」或「故鄉」，顯然都邏輯不通、情理顛倒；但我倒毋寧深一層認為，這是一句祖父回歸生物天性的原始初心，推翻所有古今「人爲說詞」的重新賦義之語。

因爲懂事後，我不難從諸多野生動物身上，觀察到這種前推模式的世代進位證例。

其一是台灣平地普遍留鳥的斑鳩，平時不擅營家，結伴雙飛、遇林而棲，一旦啣枝築巢，必爲孵育；雛鳥成長後，其巢雖簡仍然保留，翌年復返再行育雛，直至壞毀。

其二是台灣夏候鳥的家燕，平時群棲於社區電線上，繁殖期則出雙入對，費心啣泥構窩於家簷下；子鳥出後，親鳥不棄其窩，來年仍返原址孵卵哺幼，直至一方死亡。

其三是台灣特有種的櫻花鉤吻鮭，鮭魚一般都具有出生於溪流中一年、成長於海水裡二年，繁殖期再返溯出生地進行傳宗接代的習性，而櫻花鉤吻鮭是唯一的例外。櫻花鉤吻鮭原本分佈在中國東北、韓、日及台灣大甲溪流域，第三次冰河末期地殼劇烈升降、台灣地形隆起阻絕魚路，於是形成了永遠不再迴游大海的陸封性命運。

被陸封的台灣櫻花鉤吻鮭，面臨生命脫離常軌，必須在大環境丕變下，迅速調整體質及習性，而且此代失敗、萬代皆休，其心靈煎熬與艱難處境不言而喻；但是，雖然如此，台灣櫻花鉤吻鮭畢竟還是奮力堅忍以「兒孫立命之所爲鄉」的存活下來，甚至更在大甲溪上游顛覆舊生態、另構新族系地，悠悠繁衍千萬年了。

斑鳩與家燕的生命旨趣，幾乎都以子代的存續爲首務，辛勤結巢、孵卵、哺雛之後，並非養大了就丟下不理，還會帶著跌跌撞撞的稚鳥加以教飛，領著羽毛漸豐的幼鳥進行認路和覓食，直到兒女們會都學會獨立自主。

根據野生動物學家的田野調查發現，斑鳩一生的最大活動範圍大約方圓十公里，此範疇也是親鳥爲子鳥選定的覓食精華區域；身爲夏候鳥的家燕則更是盡心盡力，除了一年往返兩趟領航於台灣及南洋之間避寒外，還會在方圓三十公里內營造出一圈親子結群捕食、築窩育雛的共享領域。

相較於斑鳩及家燕的生物天性，祖父的傳宗欲望與顧家護雛之心，當然不遑多讓。

早期，眼見返鄉無望，好不容易在雲林窮鄉謀得一份學校工友職務後，他便斷然娶妻落戶；婚後，敦親睦鄰、廣結善緣，備受同事和村人們的信任與認同，於是藉由民間招會方式購得一間臨街小店，以便讓祖母兼買包子、饅頭營生。

祖父持家甚儉，但花費在陸續長大的二女一子身上的教育投資，總是在所不惜。三個兒女都是一路從幼稚園讀起，別人有的文具、書籍、額外的校外教學，他們從來不缺；國小、國中階段的課外補習，也是「輸人不輸陣」的參與到底。

這種無怨無尤的付出，最後是栽培了大姑、二姑相繼考上師專就讀，成爲日後百年樹人的國小教師；而從小就不喜讀書的父親，祖父也並未由之自暴自棄，在確定父親缺乏投考他老人家最屬意的土校意願後，祖父反而更加央三託四的走訪於旅北親友之間，終讓父親習得如今足以養家活口的一技之長。

而相較於台灣櫻花鉤吻鮭的慘遭天地陸封，祖父的漫長滯留台灣，還好的是僅屬人為因素的政治戒嚴；既屬「人為因素」，這種禁錮就必有解除之日。

祖父是在民國七十六年政府宣告解嚴後，透過在台河北同鄉的輾轉幫忙，才逐漸跟老家親友連繫上的。取得書信連繫之初，因雙親皆已往生而捧信悲泣、因歲月不待而擲筆長嘆、因極度愧對而慷慨回饋，是難免而常有的事。但書信往返的間接憶訴及形而下的財物回報，無法滿足長期心靈飢渴之苦，祖父遂於退休後有了親自返鄉一探的欲念。

首次返鄉，祖父的雀躍之心，自然不在話下，所欲探訪的也無非是一些當年的親友故地；但二十年以來，歷經多次回鄉省探，在親舊陸續凋零、人事俱漸已非，畢生鄉愁淡成一抹往日雲煙的落寞中，祖父終而將所有歉疚歸結在最後一次的家祠安靈上，其人之常情也是可想而知。

祖父生願已了，最後「屍骨任憑處置」的死願，跟上述屢次返鄉的各種折騰有關，是不爭的事實；而這種寧願自斷老臍以利後生的決定，也確實讓祖母和父親在日後遠距往返與金錢花費上，鬆下了額外的一口氣。

常常，我會這樣想像與質疑，如果有朝一日台灣地殼恢復冰河期前的樣貌，如今的台灣櫻花鉤吻鮭一族，是否還會領著殘存子孫，千辛萬苦於重蹈千萬年前的迴游老路？祖父生在亂世、出身行伍，並非所謂的聖賢之輩或騰達之流，他千帆過盡的終極抉擇，台灣櫻花鉤吻鮭是否贊成？如果是，其目的應與祖父相同。如果否，則動機又是何在呢？

斑鳩及家燕死後，屍骨化爲泥土，滋養大地；鮭魚死後，血肉化爲藻蟲，豐饒了一條溪。由於祖父的逝世，我們家終於擁有了第一座實體祖墳；清明返鄉進行的，已不再是隔空遙祭的抽象儀式。

而祖父雖然不在了，父親對於往後每年的清明掃墓，反而不敢稍有偏廢；好像每逢這個時節，祖父的遺音便會冥冥附在耳邊召喚般，就是工作再忙或我們無法配合，他也總會自行撥空驅車南下一趟。

「你老爸好在沒葬在河北老家，雲林這趟路並不遠，你是應該回去盡點心意的。」

祖父死後前幾年，祖母往往會在隨同父親返鄉掃墓之餘，瞧瞧他們那間養兒育女的老店面，順便一起清除到處積蒙的風吹沙；最近幾年，祖母雖因身體老化已絕少同行，但總也不忘會這麼不捨的催促父親一句。

今年是總統大選年，每逢大型選舉必會被藍、綠陣營引用的統獨及省籍議題，在選後雙方選民猶然餘緒未平的四月上旬，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又已悄悄屆臨了。

節前，父親提早囑咐我通知遠在台南讀大學的大哥請假一天，以便一家大小趕回老家會齊。這種全家返鄉、全員掃墓的方式，有別於父親往年的作風；經我提醒以「今年清明節是週五，我們有三個連續假日」後，父親說明其因是原來祖父已匆匆葬在雲林七年，必須進行「撿骨」了。

這是台灣民間處理先人遺骸的傳統習俗，父親遵俗照辦，舊曆年過後便默默徵詢幾位北部鄉親意見，完成各項撿骨的先期作業。

其實，身為外省老兵的第二代，父親對於祖父的「撿骨」工作，因屬我們家族破天荒第一遭，所以也只是知其「名」而不知其「實」；一切繁雜事務，舉凡地理師、撿骨師

的聘僱紅包，各種祭儀、祭品的安排採購，也全是透過這幾位鄉親的人脈與人情，進行議價和簡化的。

鄉親們頗富人情味的幫忙，甚至連祖母和父親在祖父骨灰如何安置的爭執，也被以「台北生活忙碌」為由，一併折衝在內；最後讓家屬跟地理師達成了「節前撿骨原穴再葬，或節後返北進塔」，三天假期一次搞定的緩衝決定。

祖母主張祖父的骨灰，必須運回台北進塔為宜，原因是她老了、父親也邁入中年了，如此才不必每年南北奔波，只為了掃祭一座老墓；父親則認為祖父應該原穴安葬，祖父已於生前失鄉一次，他不忍再讓老人家死後又離開這第二故鄉了。

祖母和父親的爭議始終相持不下，直到清明節前兩日，都還延宕未決。

父親的北部鄉親中，有一名熱衷賽鴿繁殖的國小同窗，在我們返鄉前夕提來了三隻鴿子，央託父親此行南下在濁水溪上給予放飛，順便關心了一下他們母子之間的爭執。

這位同窗贊同祖母的做法，理由除了祖母的說法外，還舉例說明目前北部鄉親處理類似事件時，也普遍採取這種以生者為重，並能長期兼顧第三、四代返鄉意願的方式。

三人談到後來，父親仍然堅持己見，來者只好建議他們留待明日在祖父墳前「擲杯」決定，然後向父親開個「以鴿為師」的賭約玩笑。

同窗表示，這三隻鴿子是父子檔，父鳥是向雲林老家友人借來的種鴿，一對子鳥是在台北孵育、教乖的幼鴿，放飛目的是為了測驗彼此歸巢性的影響力；這個賭約是三隻鴿子，必然都會飛回台北鴿舍，否則他願意賠出半打台灣啤酒。

這位鄉親一陣詼笑而去，我們則隨後登上父親的老爺休旅車，開始邁向返鄉之途。

誠如祖父及祖母所言，台北與雲林之間，的確並不遠；我們在凌晨三點出發，從台北新鄉一路開上「北二高」、再轉「中山高」直駛南下，約於六點左右便能抵達。

其旅程，大約歷時三個鐘頭，如此神速幾乎已可媲美於一隻飛鴿，從台北飛抵吾鄉老家的空中飛行；在橫跨濁水溪的橋面上，父親一邊依同窗所囑停車放鴿、一邊感慨說，這趟路比起他青少年時經由台鐵運載、轉乘鄉道客運班車，往往必須耗費整個晚上、半個白天的歸鄉情愁，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「時間、距離變近了，親情和鄉情卻變遠了。我們台灣人現在到底是怎麼了？」

父親喃喃自問，並於到達老家後，轉詢前來會合的兩位姑姑及大哥，大有據此以做為祖父骨灰歸所的最後參考之意。

「時空感只是客觀條件，生活互動和生命過程，才是親情和鄉情的主觀依據。」

大致上，兩位姑姑表示，今日歡喜返鄉、上墳回報父恩，主要就是因為在老家這裡，她們都跟祖父擁有那麼一份點滴在心的共同記憶之故；同時特別強調，她們也都是這樣教導自己兒女與學生的，但兒女離開家庭或學生畢業後的個人變化，她們就鞭長莫及了。

顯然，她們雖然沒有直接表明意見，心態上似乎是較為傾向父親的。

大哥則聳聳肩，不確定感流露於臉上的說，台北大樓高聳、冬冷夏熱，從國小到高中的經驗，除了爬樓梯、排路隊、擠公車之外，就是考試、補習、吃自助餐和逛賣場；因此大學畢業後，若非父母就住在台北而台北也謀生較易，他是寧願選擇活在南部的空曠晴空下的；如果祖父甚至日後祖母、父母的遺骨都能燒灰裝甕，隨時讓他隨定居地點擇塔供奉，應是一種滿理想的行孝方式。

「撿骨進塔是爲了替子孫省事，你這樣拖著一串乾瓜殼到處走，豈不反而拖累了一條新瓜藤？還有世事變化難測，以後萬一成爲台商，難不成你又要像阿公那樣菜瓜攀過瓠子棚，把這串累贅拖過台灣海峽？不能安心定志，哪算得上什麼孝心！」

大哥意見與祖母相同，甚而是台灣現況下，一種兼顧「現實生活」與「傳統孝道」的最新模式，但祖母聽後卻反過來反對大哥的拘泥形式、徒生歧義。

大哥是家中獨子，祖母最後搖頭告訴父親，與其如此不如就讓祖父「原穴再葬，落土爲安」，免得「麻煩」更多。

祖父墓前，父親眉頭緊蹙，似乎並不因祖母的退讓而釋懷。

反倒是大哥，始終一副興奮模樣，好像並不因剛才挨罵而沮喪，一直嚷嚷著，他今天終於可以揭開祖父生前的一件小秘密了。

依俗規定，配偶是不能到場看見死者骸骨的；一向講究古禮的祖母，也許這是最後一次與祖父的會面了，居然不顧禁忌堅持跟我們一起上墳而來。

我內心納悶著，聽說祖母早年是與外家以高額聘金「賣」給祖父的，婚後常因「某事」跟祖父爭吵，難道他們這對「老少配」之間，也存在著類似大哥一樣必須等到對方百年骨化後，才能揭曉的「心謎」嗎？

一切行禮如儀後，土工迅速掘開墓土，在兩位姑姑手撐黑傘及我們屏息以待下，撿骨師終於「欸—呀—」開棺，瞬間讓我們向永眠的祖父打了個「七年之約」的天人照面。

這個時刻，早上九點整，父親的手機響了，是台北那位同窗打來的。

同窗高興地告訴父親，三隻鴿子，父比子慢約十分鐘，都已如其所料飛回他的鴿舍；父鳥爲何會慢了十分鐘，依他猜測，應是又折回雲林舊巢盤桓片刻所致。

「咱們鄉裡，不是在哪裡設有公辦靈塔嗎？可以當日申請吧？我能找誰幫忙呢？」

父親沉思半晌，問了他幾個似乎與鴿子無關的問題，獲得肯定答覆及相關電話後，難得嘴角露出了笑意，轉頭請教開始動手清理祖父骸骨的撿骨師：

「有那種可以隨時抱著走的骨灰罈子嗎？這種罈子，土葬的骨頭裝得下吧？還有，如果改在鄉裡進塔，撿骨工作趕得及原訂重葬的吉時麼？」

撿骨師瞧瞧日色、瞄瞄手錶，表示時辰應該沒問題，所以只要塔位沒問題，他就沒問題；順便，熱心週到地補充說，只要印章和身份證帶著，塔位申請應該也是不成問題。

看樣子，似乎即便是窮鄉僻壤，連最冷門的喪葬服務也都已這麼便捷化了。

父親於是立刻一邊打手機，一邊駛車離開。

一個鐘頭後，石彫店送來了祖父的新厝，一座古色古香、銘誌齊全的彩釉骨甕。

是時，撿骨工作正好進行到以酒精膏焚脆骨頭，以便容易裝甕的階段。

本來以爲在祖父遺骸的初步清理中，便可解開某種秘密的大哥，再度不放棄地拜託撿骨師，特別留意一下祖父的腰部骨頭，有否什麼異狀；因爲，他直到現在都還記得祖父生前背他或大姊散步時，往往總會撫著後腰大半天才重新起身的痛苦模樣。

這腰痛，祖父要大哥別擔心，說這是他的小秘密，死前千萬別讓第三個人知道。

撿骨師依言照辦，果然透過酒精膏的熾熱燒烤，一小片鈣化物，悄悄從某節腰椎上剝落而下。「這應該是一塊小銅片。」撿骨師用指甲刮開鈣質層，嘖嘖稱奇道。

「沒錯，這是一小塊炮彈爆炸的銅片屑，已包在那腰骨縫裡六十多年了。」

祖母點破這祕密說，打從她婚後聽見祖父撫著後腰舊傷喊痛起，喊到兒女們長大，就知道他這腰骨有問題；然而，祖父總是拗著老驢子脾氣，托辭「老兵不死，躺兩天就好」不肯就醫而時時與她發生爭吵，直到躺進了棺材裡，靈魂都還暗暗喊著痛。

「所幸，揸大了一個比兒子有心的憨大孫，他這痛今日終於得到解脫了。」

果然，我也是所猜無誤，祖母親眼目睹這個結果後，安心坐上大姑同我回家提中餐的車子，不再繼續參與往後的納骨、封甕過程了。

一回到家，父親剛好從鄉公所打回手機，向祖母報告他最後的決定。

父親表示，他已偕同地理師看好祖父的塔位，靈塔距離老家是得多跑十分鐘路，但這已足能抵掉每回上墳劈草掃墓的辛苦，另外萬一台北事忙無法趕時趕陣，鄉公所一年三節也會舉行公辦法會，誦經超度祖父的亡魂；尤其，最重要的是，他看見靈塔上、下層更住有幾位祖父以前的同事和舊識，可讓老人家閒來無事串門子、泡茶聊天。

父親的決定，折衷了一家三代的想法，祖母當然理解他的用心良苦。

祖母看了看大姑與我，聽了聽母親正在廚房準備三牲祭品的老鍋灶聲，又閉目想了想些什麼。「也好，一代一代來，每代總得有誰在原地扯著線，要不風箏怎能飛上天。」祖母最後告訴父親，也像告訴自己的關上了手機。

我猜想，祖母閉目所思的，應是此時仍在墳上等待祖父二度百年封眠的二姑，與她另外三名孫子。甚至，更是大家明年清明在返回這老家店面小憩後，重新齊聚於祖父靈骨前焚香瞻拜，那種既別開生面、又溫馨感懷的追念場景吧？